亂臣賊子肆其兇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歸罪于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

程頤曰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程氏雜說曰凡書盟者皆私相疑貳而妄為歃血要

既者杜氏謂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

胡安國曰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又曰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葢取諸離離爲日至
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耳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日者人
君之表苟有食之則晴而不明矣臣子背君父則晴
而不明妾婦秉夫權則晴而不明故春秋每食必書
所以爲南面之大戒也
朱熹曰日有食之此則繫乎人事之感葢臣子背君
父妾婦乘其夫小人淩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
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

必書而詩人亦以為醜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程頤曰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

謝湜曰翬弑逆之人也終隱之世書翬以其罪在所絶也桓之世書公子以其比而得國復以公子親之也翬卒不書絶之也姦臣以大惡行乎亂世而刑戮

不及其身者春秋以法誅之所以著其罪於天下也桓公以私恩親翬於前而春秋以一王之法誅翬於後桓公同為弑逆其惡著矣

胡安國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

程頤曰致夫人也弟義見隱七年

謝湜曰左氏謂致夫人

有年

程頤曰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謝湜曰桓之世書有年宣之世書大有年志異也志

也宰輔相之官也輔相王室者貶而稱名則天王之失見矣名王臣以示聘之非宜則春秋之疾姦而討逆尊國本而振王綱其意顯矣渠氏伯糾名與宰喧書名同意

胡安國曰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賊殺其親則正之

以手足之親出為王室讐敵諸侯所宜致伐也三國
雖以卿出而侯伯無躬親夾輔之勲三國從王書人
而諸侯事王不盡忠力其失見矣列國之卿非命卿
也其從王不以名稱以示非王命也非王命者不以
為卿所以尊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
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
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

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於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者又以

雩用歌舞而已

螽

程頥曰蝗也旣旱又蝗饑不在書也

謝湜曰螽蝗類隂陽沴氣所生

冬州公如曹

程頥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

曹遂不復

謝湜曰諸侯以王命主社稷撫人民其有難也明忠

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於
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
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録其本

春秋集義卷七

程氏學曰五年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禮曰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之寔者蓋州名也如曹之時未失國則以諸侯之尊而不名至春而來不復其國矣則是匹夫也故名之春秋之義正名而已名正而天下治矣

謝湜曰寔州公名州公之畏禍及身也自州適曹自曹適魯遂無返國之心左氏謂不復其國是也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州公之如曹也待以諸侯而不名

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謝湜曰陳桓公之卒也佗殺太子免自立内無君道可以主國以至淫獵於蔡蔡人誘而殺之然則佗立踰年不稱爵者以其為匹夫行以匹夫待之而已凡逆賊無内外無貴賤人人皆得殺之然則蔡殺佗稱人者以其身有大罪未治以逆賊待之而已春秋他國禍亂不備書一事本末不備書書者皆以決危疑

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過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旣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簒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内則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動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朱熹曰春秋蔡人殺陳陀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又曰陳佗

由此道也周室衰微禮制大壞名分不明而民志不定是以惟私愛之徇下有長亂之階其禍非一日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國家之大本而防後世之僭亂也子同者桓公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然則配嫡奪正之事何緣而生春秋之時魯有桓公之禍王室有子朝之難諸侯之國如此不可勝紀茍知聖人之志大法一定豈至是乎春秋大居正所以為萬世法可不戒哉

楊時語錄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猗嗟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適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為別嫌明微也

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程頤曰臣之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乎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

冬闕焉何也立天地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

胡安國曰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

自絶於王也故董子曰周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胡安國曰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簒弑者陳侯鮑在五

年之正月昌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

謝湜曰曹伯以有疾使其子出朝故世子冬來朝曹伯春正月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

程氏雜説曰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罪衛侯之不信也且是冬十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我直彼曲見衛之罪矣

其位齊侯則繼會於稷以濟其姦曽不能修方伯之
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
忿小怨親師其師戰於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
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於
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
程氏學曰十年冬十一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
十一年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蓋所盟者適

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
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
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
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胡安國曰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
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
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

訓也

胡安國曰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

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辭也
又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攷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籜兮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録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於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

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
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
池
謝湜曰左氏謂平杞莒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丘
謝湜曰左氏謂欲平宋鄭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謝湜曰陳侯陳厲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公會宋公於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於龜

謝湜曰左氏謂宋未成故又會於虛會於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

謝湜曰左氏謂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

丙戌衞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

程氏學曰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

夷始通中國故稱人齊五年如紀今又戰於紀然則齊恃大迫小其罪已明故不書侵伐左氏謂宋多責賂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四國戰誤矣以其事與經所書違戾故也

胡安國曰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子攷據經文内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讐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

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凌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効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帥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讐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

胡安國曰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謝湜曰來盟者彼來盟於我也涖盟者我就盟於彼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謝湜曰御廩君親耕以奉粢盛之廩也御廩天禍而災之桓公之行不為神饗可知也嘗秋祭嘗不以秋非時也因災而嘗非孝也桓公不知感時念親以事祖考乃因廩災之變嘗禮與焉悽愴愛敬之心無復見矣春秋書八月書災嘗著其失禮之大也

胡安國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

諸侯之國甲兵有制皆統乎天子廼敢私用之與私
為之用以伐人之國大亂之道也他書以某師者倣
此
謝湜曰伐鄭宋為之主其伐鄭假四國之兵而用之
故書以以用也古者甲兵其數皆統於王非諸侯所
得私用也故兵無妄舉而征伐之權一出於上諸侯
私假私用則兵出不復有制矣宋人伐鄭書以罪其
私用也此國私用之彼國私為之用其罪一也

胡安國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克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春秋集義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十

宋　李明復　撰

桓公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程氏雜説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供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求字與求金求

三月乙未天王崩

謝湜曰天王桓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程頤曰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民故不稱爵鄭人謂之狡童恣行其不肖可知鄭伯突入於櫟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程氏雜說曰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故許叔因鄭亂而竊入於許也許先王之建國叔不能仲正義於天王或求直於大國以反厥邦復先君之宗廟社稷迺竊入焉則許叔之非亦可知矣因亂竊入故難鄭伯突入於櫟按衛侯入於夷儀不名為其義未絕也惟突奪正而立於其奔故以名之以其於王法當絕則入於櫟書名為可知矣

胡安國曰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

而忽復歸鄭也突之嗣位已五年矣雖以祭仲之難出而國人有歸嚮之心然突進不以正王法所不容故出奔稱爵而復名忽狂狡無常内無君德可以保持外無威權可以自固雖以祭仲之援得歸而國人無君戴之心故復歸稱鄭世子而又名之忽鄭之世嫡也歸國止稱世子則忽已失其君位矣忽正也而國人違之突非正也而國人歸之故突之出奔也稱爵以示其有國稱名以示其當絶忽之復歸也稱世

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於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於褭伐鄭

謝湜曰先會而後伐故書地

謝湜曰凡歸入書所自以見彼國出力為之助也其事善則同其善其事惡則同其惡其不禀王命其罪一也蔡季蔡桓侯弟桓侯之卒也國無世嗣蔡人欲得季以主社稷由是蔡季因陳力以返其國其返國稱歸内之也季之歸也内得國人之心為之導外得陳人之力為之援且又上知請命於王非若許叔背其君而入於許也非若齊小白以争奪入於齊也非若齊陽生以背逆入於齊也非若鄭伯突以奪正入

癸巳葬蔡桓侯

謝湜曰諸侯薨皆稱公本國臣子私謚而尊之也蔡侯爵封人之卒蔡季請謚於王故春秋因其本爵謚禮諸侯善其復正也然則諸侯稱公私謚也蔡桓公稱侯公謚也私謚稱公公謚稱侯舉一公謚而臣子追尊之失見矣觀蔡季請謚於王則季之返國蓋有請命之心焉此春秋所以善之也

胡安國曰唉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

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歿而繫諡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朱熹曰書蔡桓侯只是文誤

及宋人衞人伐邾

謝湜曰二月盟八月伐桓不信如此何以治人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